

中国海派滑稽小说

女诗人的马桶

鲁阳主编

1

中国友谊出版

1

女诗人的马桶

精品专辑
鲁阳 主编



中国海派滑稽小说

I247.7

447

1:1

1

女诗人的马桶

精品专辑
鲁阳 主编

074031



国派稽说
中海滑小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滑稽小说/鲁阳主编.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8 ISBN 7-5057-0804-X

I. 中… II. 鲁… III. 滑稽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7887 号

书名	中国海派滑稽小说(第1辑)
主编	鲁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崇民防伪印刷总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版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0804-X/I·333
定价	28.20 元 (每本 9.40 元)

编者的话

笑，烦恼人生，难得开怀一笑，读这部滑稽小说，将使您乐不可支。千方百计娶到美妇，梦想成真彩票中奖，谁知是祸是福；世态炎凉苟且钻营，聪明算尽巧计施遍，谁知是哭是笑；哄吓诈骗巧舌生灿，从魂到肉样样能卖，谁知个中滋味；人间地狱雌雄难辨；鸟兽人语神鬼颠倒，谁解作者痴说……红尘滚滚，人间万象，社会片段，生活点滴，铺演成一个滑稽世界。出乖露丑，嘻笑怒骂，声东击西，指桑骂槐，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

本书是编者经过十余年之努力，精心编撰，收集了本世纪海派近百篇滑稽小说佳作，从全新独特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社会和人生。

目 录

换眼	1
贪人之迷梦	10
电影院里的一点钟	14
妇女与装饰	16
恶作剧	20
歌唱比赛	22
活见鬼	24
一致	26
疯人制造厂	29
壬之面与癸之面	35
添菜	38
呆子	46

做官去.....	59
老土地逃难.....	68
曹大家参观女权会记.....	73
仙阁做寿.....	81
扁担与笔.....	87
女诗人的马桶.....	94
八仙失道	101
宦海中之不幸者	132
武人的梦	138
病象	144
孽海红筹	147
黄金顾问	155

上下	172
政客之秘诀	175
面之模型	183
第一神相	185
元宝一席话	190
古代奇病	195
脑力测验表	205
饕餮劫	211
木头人打仗	219
标语课	224
贼与铜像	227
尊宠有喜	230

道德工厂	232
疯人院中	239
人生之一幕	248
万能术	251
上帝的代表	259
隐形术	265

换 眼

“唉，这般的势利世界，我再不要瞧见了，瞧在眼里，都化作两股闷气，直向肚子里钻，我这肚子可装不下这许多闷气了。自古道：眼不见为净。索性把眼睛闭了，倒也一干二净。老天老天，求你存着一点慈悲心，使我早一天闭了眼睛吧。”

王莲生攒着愁眉，喃喃呐呐的在破屋子里自嗟自怨。一壁这么说，一壁偷眼瞧着浑家许氏，看她可有什么良言来安慰。却见许氏别转了头，鼻子里哼着声，只在那里冷笑。隔了良久，才道：“似你这般没有出息的男子，死了倒也一干二净。”莲生大惊道：“哎呀，你怎么也道出这些话来？别人藐视我不打紧，你和我做了二十年夫妻了总该知道我的性情。我试问你，这二十年来，我可干着哪一出没出息的事？”许氏冷冷地说道：“你还算有出息么？你瞧从前我们家里的王福，现在也做了税务分局的局长了，你枉算是主

人，连一个奴才都比不上，没出息，没出息。”莲生道：“你怎么把我比起王福来呢？他是一个低三下四的人，素来又没有骨气，什么奴颜婢膝掇臀捧屁的勾当，都会干的，当然要做局长了。我生平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颜色，似这般蝇营狗苟的事，休说叫我去干，便是瞧见了也都面红耳赤。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怎说我是没出息呢？”许氏没好气地答道：“你便不肯去钻谋只须牢守这一份家产，也可图个温饱，为什么二十年来你的家产变成了净光王佛，连一个儿子都养不活，送给人家去做赘婿？累我跟着你受苦，有一顿没一顿，把这干瘪肚子来捱命，没出息，没出息。”莲生叹了一口气道：“累你受苦，这也是命运使然，无可奈何啊。须知二十年来，家产荡尽，并不是我滥嫖狂赌，以致如此。一来营业上受了亏损，没法恢复，二来我这双眼睛又是异常慈悲的，人家遇着窘迫的事，向我愁眉苦脸乞求帮助，我瞧见了这可怜样子，不由的心疼，无论多少总是倾囊相助，日积月累，这份家产便渐渐消磨净尽，但是我可说几名满话，只有人求我，我却不曾求过人，只有人负我，我却不曾负过人，家产虽尽，志气依然，怎说我是没出息？”许氏啐了一口道：“穷到这般地步，你兀自要摆架子，听了也都生气。你口口声声夸张这一双眼睛，又是清高，又是慈悲，据我看来，简直是一双讨饭眼，你若要发迹，换过这一双眼睛，才会发迹。今天柴也完了，米也尽了，我和你柴米夫妻，有柴有米是夫妻，没柴没米便不是夫妻，你有钱的时候

惯会帮助人，现在没有钱了，你便求人帮助，也不见得短了你的志气。我今天等柴入灶待米下锅，你赶快出门去借些日用来，才有命活，借得成你回来，借不成你休得回来见我。”说时，也不待莲生答应，连推带搯，把莲生逐出了屋子。呀的一声把门儿闭上了。

出门惘惘的王莲生，垂着头向街坊上行走，肚里寻思：“不如到来街上和张西坡商借些款项，西坡近来很得意，从前我待他不薄。他娶妻时我还帮助他三百块钱，朋友礼尚往来，我现在窘迫了，他总该帮助我一二。”寻思了良久，不知不觉的已到了东街，猛一转念：“我还是不去求人的好，我若求人，人家却把冰冷的面孔对我，这便叫我置身无地了？我的眼睛何等清高，那里瞧得惯这般的势利面孔。”当下望门不入，却又转身跑了。又跑了一程路。前面便是西街，那时天色将晚，枵腹雷鸣，便想起：“西街上的李东荪和我很有些交情，从前他死了老子，我曾帮助他葬费，现在他发财了，我却落魄，和他商借些款项，料想不该拒绝。”可是走近了东荪的门前，忽又趑趄不进，猛想起自己的一双眼睛，实在不惯看人的颜色，他便撮着笑脸把银钱借给我，尚觉得低道求人，洗不净我的惭愧，万一他扳起面孔不理不睬，我哪里瞧得惯呢？想到这里钉住了这双脚，又不敢冒昧进门。说时迟，那时候快，东荪家里早跑出了一条恶狗，倏的向前把莲生腿上咬了一口。莲生忙向后退，虽不曾咬伤皮肉，棉裤上却咬成了一个窟窿，当下倒抽了一口气道：“狗尚这般势利，

何况人呢？”便不想去会见东荪，怏怏地走了过去。

莲生白跑了许多路，依旧囊空如洗，一个钱没有借得，又没有颜面回去见浑家，看看天色已晚，怅怅无之，只得站在土地堂门前呆呆的发怔。里面的庙祝和莲生素来相识，却没有一些势利，瞧见了莲生，忙出来相迎，请到里面去坐，很殷勤的问长问短。莲生约略道了些苦况，庙祝道：“不妨不妨，王先生暂在这里住上一夜，明天再去访友也不为迟。”当下请莲生胡乱吃了夜饭在大殿上铺设一张草铺，请他安睡。莲生很是感激，若没有庙祝相逢，今宵只好露立在街上，患难中有这良友将来发财了万万不要忘却他这一饭之恩。只是睡在草铺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大殿上挂着一盏半明不灭的灯照见草铺旁边立着一个泥塑的判官，睁着一双怪眼，向莲生呆看。莲生忽发冥想：“记得《聊斋志异》上的陆判会得替人家换心换头，我生平吃亏在一双眼睛，见了有势力的不肯谄媚，见了没钱的又肯慷慨解囊，方才浑家也说我须换了眼睛，才会发财，判官判官，你若有灵，替我换了一双发财的眼睛，我才感激你不尽呢。”正在恍恍惚惚的自言自语，却见泥判官走到他的床前道：“王莲生王莲生，你要换眼，我便替你换一双发财的眼睛。”莲生听了奇怪，正待翻身下草铺和判官讲话，判官摇手：“莫动莫动，你要换眼，你只仰睡在草铺上，待我替你来更换。”说时，便从怀里掏出一双不知谁人的眼睛，放在枕边。莲生大喜道：“尊神，你可是《聊斋志异》上的陆判官？”判官笑

道：“我不是陆判，却是戚判，他会换心换头，我会换眼。”一壁这么说，一壁分叉着两个指头直向莲生眼眶里插来。莲生猛觉得眼前漆黑，一双乌珠夺眶而出，却一些没有痛苦，又觉得空眶里纳进两个东西，料想是方才枕边放着的一双眼睛了。判官哈哈大笑着道：“好了好了，眼睛给你换上了，他的眼睛换给你，你的眼睛也该赔偿我，我神去也。你合着眼好好的睡一觉，不到天明，千万不要睁眼。”莲生怎敢怠慢，真个合着眼睛，睁都不敢睁。这时大殿上寂静无声，料想判官已去了，只是这一双眼睛是向谁掉换得来的呢？人发财的眼睛换给了我，却把我的落魄的眼睛赔偿人家，我不是太便宜了，人家不是太吃亏了么？一阵胡思乱想，不觉昏昏的睡着了。待到雄鸡高唱，惊醒了睡梦，睁眼一看，窗户外早吐露着鱼肚白色，便一骨碌爬将起来，也不去通知庙祝一声，竟开直了大门的出去。原来莲生一换了眼睛，也的性质也全然改变，把昨夜一饭之恩忘得一干二净，忙不迭的要去趋炎附势，谁耐烦和这冷庙里的庙祝敷衍呢？

税务分局的王局长，方才起身，正在那里洗面，却见门役进来通报：“门外有一个中年男子，自称是老爷十年前的门下走狗，特地前来向老爷请安。”王局长听了一怔，想：“我在十年前正做人家的门下走狗，怎么门下走狗的门下，又有一条走狗呢？这个人毕竟是谁？须得见他一见。”便吩咐门役把来人引来相见。无多时刻，门役引进一人，垂着头，曲着腰，走到滴水

檐前，纳头便拜。拜罢兀自匍匐在阶下，不敢抬起头来。王局长好生诧异，吩咐门役把那人扶起认一认面貌，不禁失声道：“哎呀，你可是十年前的王老……”话没说完，那人重又跪下道：“启禀老爷，小人正是十年前的王老走狗王莲生。”王局长见了老大不忍，扶起莲生，屏退门役，请莲生到里面去坐。莲生那里肯坐，只说老爷在上，小的应该侍立。王局长吓吃一笑道：“老主人，你怎么穷得变了小的，小的反变了老爷。”莲生很局促的答道：“老爷唤小的，该唤一声老奴才，千万莫唤老主人，唤了老主人，小的坐立不安，从前的事不须提起，此后的事全仗你老爷一力提拔，老爷肯容留小的在这里做一名奴才，什么事都听着老爷使唤。老爷叫小的掇便桶，小的诺诺连声，老爷唤小的提夜壶，小的也是诺诺连声。”

王局长肚里寻思：“从前主人的脾气，何等清高怪僻，怎么今天另换了一个人呢？”细看主人的面貌，和从前差不多，只是一双眼睛似乎有些特别模样，难道境况变换了，眼睛也会变换的么？从前主人待我很好，我便把他留在这里，给一份薪水，也不为过，只是人心难测，主人当着我的面，老爷长老爷短，背着我的面，又是奴才长奴才短，那么我在十年前的历史岂不尽被人家知晓？留在这里，不太稳便，不如荐到总局里去充当一名书记也好暂时救济他的急难。好在总局里的局长和我很投契，我荐的人料想不会拒绝，只是叮嘱主人，出言谨慎，不要把我的微贱历史讲给人

家知晓便是了。”王局长想定了主意，便把自己的意思，一一向莲生说了。莲生感激涕零。又伏在地上连磕着几个响头道：“老爷这般的提拔小的，便是世世生生做马做牛也报答不尽老爷的大恩。老爷十年前的历史，小的一字不向人提，若有半名谎话，小的这个舌头，嚼得雪花一般儿飞……”从此以后，王莲生便在税务总局做书记。他办的笔墨很不错，又加着胁肩谄笑竭意的和那总局长联络，果然大得总局长的信任。不上一年，他便做了税务分局的局长，这所分局便是从前王福在那里做局长的分局。可笑王福把莲生弄到局里去，莲生却在总局长面前说王福是他家里旧时的奴才，平时怎样的品行卑鄙，怎样的心术险诈，总局长被他谎言所动，竟把王福的差使撤去了，说该分局长出身微贱，操守难信，着即撤差云云。王福被撤以后，分局长一席便委任了王莲生。此一时彼一时，不但莲生趾高气傲，洋洋得意，便是浑家许氏也是绸罗遍体，打扮得花朵儿似的，见了莲生还要自居其功，说：“没有我当年一激，你怎得有这般的局面？”莲生含着笑脸，不说什么，可想见他的欢喜，达于极点了。

东街张西坡，西街李东荪，十年前曾得着莲生的帮助。莲生在窘迫时代，从没有向他们开口借过一文半文的钱，现在莲生做了局长，反而时时和他们有什么金钱交涉。西坡、东荪没奈何，只待把莲生帮助他们的婚费葬费，一古脑儿都奉还了，还加上每年二分的利息，莲生才没话说。还有许多贫穷的亲戚朋友，

听得莲生做了局长，只道他仍然是十年前爱老怜贫的莲生，便纷纷上门来乞助。谁料这时的莲生，见了富贵人，眼睛里都浸着甜汁，见了贫苦人，眼睛里便喷得出怒火。当下见了这一辈贫戚朋友，非但一毛不拔，而是狗血喷面的一顿乱骂，把他们逐出了大门，永远不许来缠绕。可怜这一些亲友，个个含着眼泪而去……有一天，莲生坐着轿儿，到总局里去祝局长太太的寿。打从西街经过，远远见李东荪的门前挤着一大堆人在那里瞧热闹，还听得道旁行人，都说李东荪家里这条狗被他主人打死了。莲生猛想起从前这条势利狗，险些儿把我的大腿咬伤，猜想又咬了行人，因此被他主人打死了。当下起了一个好奇心，吩咐轿夫停着轿。莲生从轿中起出，捱到人群里瞧一瞧这势利狗的结局。却是李姓的仆人正拖着这条死狗从大门里走出。莲生迎着问道：“请问管家，贵主人为什么把这条狗活活的打死？”仆人道：“王老爷有所不知，这条狗变了相了。从前在家时，遇着体面的人上门，狗便摇尾欢迎，遇着穷苦的人上门，狗便狂吠狂咬，因此这条狗很得着主人的欢心。后来不知怎么变换了面目，遇见体面的人倒要狂吠狂咬，遇见穷苦的人反而摇尾巴欢迎起来。最可笑的，倘有化子在门前乞食，狗便偷着厨房里的肥鱼大肉去给化子。今天这条狗益发可笑，左近的卖菜婆子死了，有人上门来募化棺木，主人拒绝不答应。这条狗忽发善心，溜入上房，偷着主母的一副金钏去交给那上门募化的人。主人见了大怒，

一顿乱棒，把这狗儿打死了。现在正待拖去埋葬咧。”莲生奇怪道：“怎么这条狗儿忽然改变了性情，毕竟从何时变起？”仆人道：“日子记不得，大约变了一年光景了，这条狗变了性情，狗的眼睛也变了。”莲生猛然大悟，忙把这条狗细看一遍，狗虽死了，狗眼还没有闭。莲生肚里寻思：“这条狗眼竟不是狗眼，竟是自己从前的眼睛，原来戚判换眼，竟把我的眼和狗的眼做了交换条件。”想到这里，不禁有些惭愧起来，转念一想，便暗暗的自慰道：“这有什么惭愧呢？只要有财有势，管甚么狗眼不狗眼。”当下重又上轿，四名轿夫吆吆喝喝的抬着过去，直赴税务总局门前下轿。莲生迷花着这一双狗眼，欢欢喜喜的向局长太太祝寿去了

程瞻庐